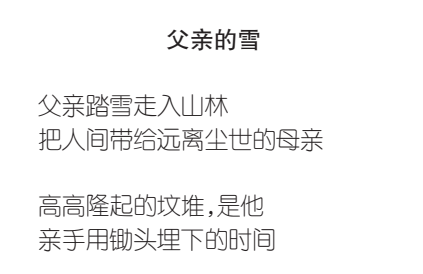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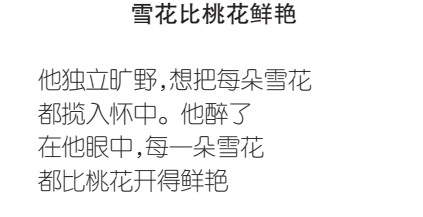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草木卸下那么多光阴 却不足以拯救一场雪 像大火一样焚毁的尘世

他不是任何事物的帮凶 他只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错误地闯进了陌生的自己



鸟鸣不代表时间在这里已经苏醒 这个沉默的老人 比铺天盖地的白,更加沉默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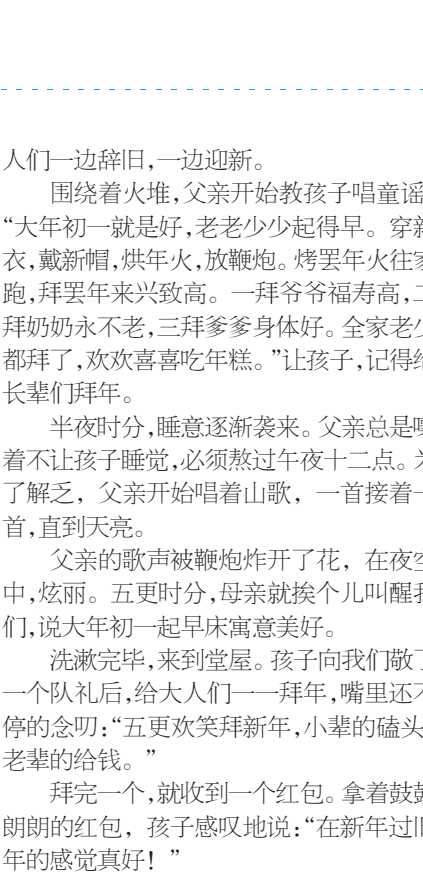
他低垂着头,多像山中那座 被大雪隐去的,庙宇



他把一个人的辽阔,奔跑成 比时间还要缜密地高度

这个醉酒的人,好多年 没有回过故乡了

他大概不清楚 桃花开白的时候,天空 飞舞的,依旧不会是雪花……



她,只觉得两岸的青山飞速倒退,舱内的人悠闲而且惬意地玩手机或是看风景,我莞尔笑了笑。原来,这便是旅行该有的样子,我们所说的远方,因为交通的便捷,才有了来自远方的美丽,那是可以抵达的,抵达的过程是享受的。

之后,坐快艇的人越来越少了,因为巫山通了高速,到市区只要五个小时,到宜昌只要两个小时。我这个最怕出远门的人,多次在重庆和巫山之间往返,延伸的高速公路,就像是一道射线,无限的放射出去,这就是时代的步伐,宽敞,平坦,飞速。

巫山神女机场建成的时候,巫山的老百姓再也不认为自己生活在高山峡谷,因为巫山已经联通了世界,而世界也正在了解巫山。这份骄傲,是来自每年举办的神女电影艺术周、红叶节等,无数的明星大腕抵达巫山,赞叹巫山的一江碧水、两岸青山、四季云雨、漫山红叶……所有的语言在巫山走向世界的飞速进程中,都不够这些便捷的交通更具说服力。

如今,巫山人期待的是郑万高铁的全面贯通,届时,巫山就会像一个世人梦幻中的世外桃源,接纳更多的人来与神女凝望,来跟红叶共舞。而巫山人,也能到达任何想要去的远方,那必将开阔的视野,更为广袤的胸怀,会化为感恩的诗意,用以走出去和迎进来。

我的孩子已经在读大学,在远离巫山的江苏省兰州市,她来来去去都是一个人,她说路途途中遇到的都是好人,她说这是中国的素质这是中国的稳定,她说我毕业了要去把中国的每个地方都走一遍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,语气中都是骄傲。是的,我的孩子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,生长在一个国富民强的年代,她的书读得越多,这份骄傲会愈加的饱满。

从逼仄的小路到宽阔的大路,从出门的艰辛到舒适的旅途,与其说是时代的进步,不如说是祖国的砥砺前行。我再也不害怕出远门了,背上行囊,坐在干净舒适的汽车高铁飞机上,把和平的美景尽收眼底,自己是一只广袤的天空中飞翔的鸟,在宽阔的大道上驰骋的马,停留的每一处,看到的都是人们脸上洋溢的幸福和满足,停留的每一处都是平安和安适,给我撑腰的是强大的祖国。

我的父母依然身体健康,他们下广东去港澳,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他们出生在解放前,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,看到他们,我就看清了中国的模样。



路

向欣

家来,兄妹情深自不可表。让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,每到逢年过节,姑爷都会来接我们全家去他家里做客,他那两个箩筐就成了我和弟弟最好的摇篮,我和弟弟一个箩筐里头坐一个,姑爷用他的肩膀挑着我们在山路上行走,箩筐摇摇晃晃,非常的舒服惬意。当时年纪太幼,尚不知姑爷挑着两个箩筐的辛苦,但这份温暖让我刻骨铭心。

母亲所任教的学校在一个山坳处,几间土房子是解放前地主的院落,后被改成了小学校。我在这里读了小学,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老家一天到晚都能听到火药的爆炸声,那是村里在修公路,修一条从老家到城里的公路,村里的男人们都劲轴轴的加入到了修公路的队伍里,孩子们虽然不懂得这些大事,却也是倍觉稀奇欢欣鼓舞,这件喜事不亚于当年土地到户。

我的中学是在离家八公里的镇上读的,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走回家来,星期天下午走路返校。这段路在我眼里总像在无限延伸,虽不至于无法承受却也走得吃力和辛苦。那个年代我没看到过公家车和客车,就更别说看到小汽车了,倒是偶尔有一辆大货车经过。开车的向师傅是众人眼中的好人,他沿路都会把读书的孩子捡到他的车上,捎着学生们在公路上奔驰,那个时候没坐过他的货车的孩子几乎是没有的。

我上中学的期间,母亲调到了村里正规的公办小学教书。她幼时因为家里太穷,实在没有粮食往学校带,读到初一就辍学了,对她来说,这一生中最遗憾的就是书没有读够,所以除了教书除了做一些家务,每天晚上都要自学到深夜,并且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文凭。又正好遇到国家的大好政策,教学业绩突出的民办教师可以转正,母亲成了第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一员,工资可以拿多一点,也就能多送孩子读一些书了。

通了公路,老家的人们去县城就便利了许多,唯一的阻碍就是大宁河,好在当时有渡船,渡船将河两边的人载过去又载过来,每天周而复始。等渡船的时间非常的漫长,六月里顶着酷暑,腊月里顶着酷寒,我在城里读高中的三年都是这样度过的。可喜的是,总有些老婆婆在河坝里提着竹篮卖煮鸡蛋麻花碗儿糕,这些吃食让等渡船的时间不那么难耐和寂寞。

在我快高中毕业的时候,巫山在大宁河上



父亲出生在解放前,几间土房子在一个垭口。

爷爷过世的那年父亲只有九岁,当时世道艰难,衣不遮体食不果腹,奶奶为求生路另作他嫁,丢下了年仅九岁的父亲和六岁的姑妈。正值解放初期,虽不再有战乱,但日子依旧艰难,幸得父亲长了一身力气,便去给地主家做了长工,挣些口粮养活了自己和妹妹。

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,正是农村吃大食堂的年代。那会,所有人一起劳作,以挣得公分的多少来分取多少的粮食。似乎每个人都在劳动,却偏偏每个人都吃不饱,几岁的姑妈时常饿得全身浮肿,在田耕道上走动,偶尔捡到一颗粮食,就丢进嘴里生吃。纵是这般,那个年代饿死了无数人,兄妹两还是活了过来。母亲生下我姐姐的那一年,正逢土地分配到户的好光景,自此父亲有了自己的田地,有了婆娘又有了娃,有了他好日子开始。

老家鸳鸯乡杜家村是一个静谧的小山村,四面高山,中间一片平地,有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清雅和宁静。这些土地肥沃,种出来的庄稼能养活每家人,不似解放前,老家的人们只能饿得吃观音土,他们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,我的父亲也不例外。

我家的老房子在垭口,从垭口的土瓦屋到村里有一段黄泥路,无论是天晴下雨都不好走,身为民办教师的母亲自是有几分读书人的娇弱,时常在那条黄泥路上摔跤,雨雪天气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。在我两岁的时候,父亲为这个家修整了这条路,用石头砌了一百八十六级石阶,无论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看,都有一种雕栏玉砌的美。我的童年就在这条石阶路上上下来回,走出了成长里那一份令父亲欣慰的平安和踏实。

垭口风大,位置偏僻,平时少有人往来,母亲常话太过孤单。于是父亲卖掉几百斤包谷,又四处借了些钱,买下了村里一个大院子处的四间瓦房,我们全家人搬离了垭口故居,开始了热热闹闹的群居生活。 在我四岁的那年,村里通了电灯,母亲再也不用就着煤油灯改作业和备课。父亲虽是农民,但自小周围游走,长了许多的见识,有一年父亲卖了几百斤的玉米买回来一个小小的收音机,从那天开始,就有小喇叭和广播剧陪伴我成长。这应该是我成长路上,最博大的外来教育,让我了解到未知世界的广袤,并让我极力想去求索。

姑妈嫁在离老家相隔四十公里的两坪乡,相比我的老家来说是低山,低山和高山不一样,低山有许多高山没有的水果和蔬菜,每到豌豆胡豆李子桃子成熟的季节,我那个老实忠厚的姑爷就会挑着一担时令水果蔬菜送到我

云水之间

张春燕

天,蓝得耀眼,是那种让人的眼睛和心灵都特别豁亮的蓝;云,白得炫目,是那种让人的欣悦和遐想都轻盈透明的白。有纤细而倔强的树枝,僵硬地在有几分凛冽的风中直刺云天;有韧而厚的叶片,执著地在湛蓝的天宇中恣意舞蹈。这天空,这白云,这树枝,这寒叶,勾勒出一副坚硬而柔韧、干净又唯美的画面。

地,绿得纯粹,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油生喜欢与爱怜的的绿;水,清得彻底,是那种让人不忍破坏甚至连呼吸都想屏住的澄澈。有晶莹的露珠,稚气的孩子,在那片绿海中欢笑;有快乐的游鱼,芦苇的倒影,在那片水域中留连。这大地,这碧水,这绿茵,这露珠,这欢蹦乱跳、悠然游弋的生命,呈现出一付美丽而祥和、闲适又快乐的场景。

这天与地,云与水,这生命的执拗与倔强,天真与单纯,柔韧与坚硬,陪伴着我,感动着我,启迪着我,慰藉着我。

美好的景物人所共赏,美好的境界人所向往。王国维在他著名的《人间词话》里,开宗明义就谈到了境界:“词以境界为最上,有境界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。”这境界,指的就是外界景物与人物内心情感的有机融合,是景致改变、事物变化与人物心理衍进的和谐共生,是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与深刻复杂的人物思想的交互集合。

云,在长空自由飘逸,快乐随风;水,在大地顺势而流,达观从容。云不与天空中的虹霓或者星群争光彩,而是相互映衬,共同装点出深邃美丽的天空;水不与地上的露珠或者鲜花争风头,而是相互怜惜,共同打扮出生机盎然的大地。唯其不争,故世界莫能与之争。水和天,云和地,因为真实自然,便有了任何外在力量所改变不了的形态,所消融不了的美好,所践踏不了的情怀。

这生命的执拗与倔强,天真与单纯,柔韧与坚硬,正是人们赞美世界美好的一面,留恋生活纯真的一面,慨叹人生高贵的一面的缘由,是一切美的事物得以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出发点和根本点。世界惟其参差多态,才成就了丰富多彩;人类惟其千差万别,也才成就了缤纷人生。作为个体,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容忍差别,宽仁地对待不同经历、心性、境遇、形貌的人,不谄上,不欺下,不违天,不褒地,对活出真纯个性的生命,多些爱意,多些怜惜。

心,伸向天空,轻盈如云,飘飞随风;脚,紧踏大地,情怀似水,足迹清晰。既有仰望的向往与愉悦,也有平视的安适与快乐;既有纯美的想象与意境,也有本真的朴拙与坚持。

云水之间,四季更迭,绿柳拂风,茵苔梦醒,衰草摇曳,寒梅溢香,生命快乐又艰辛,明亮又柔韧。在云飘来又飘去、水流来复流去的更迭与轮回中,上演一幕又一幕有质朴有华美,有天然有雕琢,有简单有繁复,有幸福有伤悲的多彩多味故事。这故事,滋养、教育、启迪我们,让我们为世界的丰富与美丽,为生命的浅显与深刻,为生活的艰辛与快慰,而感叹,而徘徊,而歌唱。

急(常)用电话 报警:110 火警:119 急救:120 交警:57682131 气象:57914202 印刷: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(电话:023-62805775)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